



心中有爱度春秋

杨自强 著



阅 览

I241.5
2012327

心中有爱度春秋

杨自强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农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中有爱度春秋 / 杨自强著. —郑州: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农民出版社,2011.5

ISBN 978 - 7 - 80739 - 931 - 5

I. ①心…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66119 号

出版: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农民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电话:0371—65751257)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单位:全国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郑州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90mm×1240mm A5

印张:13.5 **字数:**337 千字

版次: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 - 7 - 80739 - 931 - 5 **定价:**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以镜为鉴，可正人衣冠；以人为鉴，可知自己对错；以史为鉴，可知朝代兴衰。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七日，一股特强寒流带着漫天大雪突然袭击豫西大地，大雪下了两天两夜才停。几天前还温暖如春，骤然间进入冰天雪地的数九寒冬——气温竟从 4°C 以上降到 -15°C 。好些未收摘的苹果被冻坏在树上，这是几十年来从未见过的怪现象。谁见了这惨景，都会心疼得要命。

“灾难！灾难！真是多灾多难的年份！”人们纷纷愤怒地指责着这无形、无言、无情的年月。

“唉！今年粮食收得这么少，苹果又冻坏在树上，这老天爷不叫人活了！”留村社员们痛心疾首。

“我操他妈！批死人，这会能有多紧要？要不是这些混账当官的让全村社员开了两天批林批孔大会，这苹果能冻坏在树上？”留村的社员在叫骂着。

“对！对！这些混账王八蛋净是瞎折腾人！一年四季总是忙着开大会，这会能顶吃还是能顶喝！”更多的社员在附和着。

……

本书的主人公目睹了这群情激昂的一幕，心里也像翻江倒海似的涌起滔天大浪。是啊，自从一九六六年学生的停课闹革命开始，再到全国性的停工停产闹革命至今，中国经济在高昂的“打倒×××，打倒×××……”的喊打声中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凡是稍有社会责任心的中国人，心里都装满了忧虑与不安。



目

录

目录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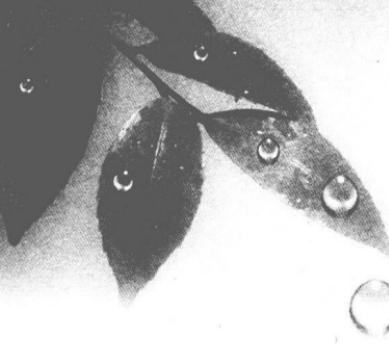
一卷 位卑未敢忘忧国

第一章 心事	3
第二章 美丽的家乡和亲人	9
第三章 接头	17
第四章 雨中遇知音	23
第五章 钉子精神	26
第六章 来点实的	33
第七章 只要化肥	39
第八章 借马达	49
第九章 全面负责的头一天	54
第十章 图强与新苹	60
第十一章 干啥都得推荐	67
第十二章 惊喜的发现	73
第十三章 明远书记	82
第十四章 首都之行	87
第十五章 惊人的计划	95
第十六章 一条腿的党支部委员杨有春	106
第十七章 雪前追化肥	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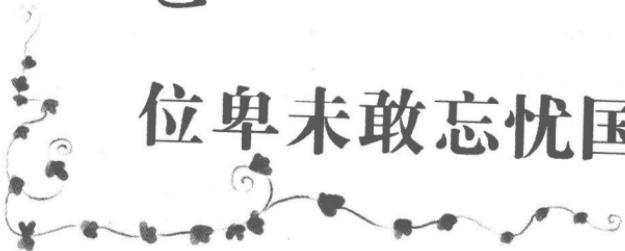
第十八章	寒风中浇麦	128
第十九章	死鸡风波	142
第二十章	胆太大了	150
第二十一章	唯一的一次打架	163
第二十二章	知识在于长期积累,工作要分主次	173
第二十三章	党员的胸怀	186
第二十四章	金子般的秋季	197
第二十五章	修渠	206

二卷 冬去花开到春天

第二十六章	令人震惊的一幕又一幕	221
第二十七章	小绿豆的风波	233
第二十八章	想不到的土地承包	241
第二十九章	苹果乡长金富来	252
第三十章	难忘的两次四川之行	258
第三十一章	儿女终圆大学梦	272
第三十二章	病房中的呐喊	286
第三十三章	噩耗连连,骨肉情深	306
第三十四章	称职的教练员	314
第三十五章	看成败还须从头再来	327
第三十六章	抛砖引玉赤子心	338
第三十七章	血总是热的	346
第三十八章	战水荒沟泉飞进庄	357
第三十九章	烈日炎炎修大路	377
第四十章	激情满怀想唱歌	416



一卷



位卑未敢忘忧国



第一章 心事

天近傍晚，寒风呼呼怪叫。在隆冬黑夜即将来临之际，豫西县乡村小道上正走着一个二十六七岁、脸色红润、身体匀称、结实英俊的年轻人——他就是豫西县卫国军工厂工人，共产党员图强同志。图强一九七〇年从部队退伍复员后，被组织上分配到卫国军工厂工作。明天又是星期天，现在他正行走在回家的途中。

此时，他眉头紧锁，心事重重，脚步缓慢，机械地向前迈着步子。昔日他那目光炯炯、浑身虎劲的军人风度不知哪儿去了。平时，他那处理问题正确而果敢，在困难面前无所畏惧、知难而进的精神，也不知哪里去了。只要对人民有利的、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益的事情，他都坚决带头去干的冲劲，也不翼而飞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性格开朗、思维敏锐、活泼好动、劲头冲天。总之，社会主义青年一代那充满活力的热情、朝气和底气十足的优点，在他的身上几乎无所不有。有时，他高兴起来，那端正的国字形脸上像盛开的鲜花那样美好动人。凡了解他的人，有谁能相信他这个朝气蓬勃的小伙子，此时竟会像一个身衰力竭、年迈的老年人又遇到了一大堆难以解决的事，发愁的两眉间形成了一个川字。然而，活生生的现实，确实逼得图强此时不得不变成另外一个人。他前一天上写的一首诗正代表了他此时的心情，他是这样写的：

何时机器又歌唱

运动稍停号又响，批孔声声已开场。
普天都成孔老二，人心涣散吊郎当。
无效批判快收场，机器别再睡厂房。

国大民穷逼人想，何时机器又歌唱？

图强边走边脑海里激烈翻腾着：一九六五年的二月上旬，不满十八岁的图强怀装省级重点中学——洛阳一高的“休学证”泪水涟涟地回到家中，乘车几百里的路程他连一句话也未和身旁的人交谈。虽品学兼优，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门门功课都在九十分以上的他，只因生在贫穷多子女的农家，上大学的美梦彻底破灭了。遭同样命运的弟弟图壮——豫西一高的学生班长、团支部书记，也是尖子生的他，也被父亲一碗水要端平地拉回来了。在豫西县仅此一例的农家，一次考上两个高中生的孪生兄弟就这样因经济困难而辍学。弟弟图壮当上了生产队会计，图强做了民办教师。年底家中经济状况并无大的改观，加上村干部、党组织人员层层动员参军，兄弟俩改变了上大学的志向，而毅然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崇拜英雄，想当英雄，争取做一个合格的职业军人，在图强那一代有志青年中也算是理想的志向。

入伍后的兄弟俩，什么都感到新鲜，三个月的新兵训练：摸爬滚打、擒拿格斗、射击、刺杀、队列等，兄弟俩又双双夺得好成绩，被部队首长看中，又双双分配到师部电台班。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为了改造好旧学校培养的“知识分子”，警通连里上学最多的兄弟俩一个被分到炊事班，一个被分到师部修理所。弟弟图壮在炊事班一干四年，居然升任司务长；而图强因看业务书多，又造了几样修车的专用工具，还加上他“不安分守己”，偷看叶剑英元帅和将军们合写的《伟大的战略决战》等一些书，多次受到点名批评和责令写检讨，“单纯的军事观点”，“技术第一”，“业务第一”，“不突出政治”……名目繁多的“帽子”像雪片似的都飞落到图强头上了。更有连队张杰指导员所总结的“技术上是上去了，政治上却下去了”，实在令图强费解和想不通！后来，又因为图强对战友们把名字从“富贵”、“发家”改为“卫东”、“向阳”等说了几句实话，认为“人名不过是区别人的代号，有啥可改的”，被战友汇报到连里，挨了好几



次批斗。挨批就挨批吧,不发言、装作虚心接受、再说些违心的话也就万事大吉了。但正直且认死理的图强,偏不!他偏要争辩几句。这样的图强能留在部队吗?!于是,一九七〇年的三月下旬图强复员了。人常说:“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服役期满离开部队,这是正常现象,然而对下定决心想当职业军人的图强来说,却是又一次沉重的打击。离开热爱的队伍,离开熟悉的战友,已经二十三岁的图强又默默无语地流了一路的泪水。

复员不到两个月,图强被上级党组织分配到豫西卫国厂。熟悉的机床、熟悉的车辆、熟悉的业务又来到图强的身边。年轻的他,热血又沸腾了,浑身又有了用不完的劲儿。新的生活,一辈子的固定职业,过去还未弄懂的技术,他将弄懂了;过去构思好的修车专用工具,将有机会造出来了;一心想学的识图、绘图知识,在这技术人才堆积、知识分子如云的国营大厂里是有机会学了。一辈子将在豫西最大、全国也数得上的设备先进的国营军工大厂里生活了,图强也确确实实满意,也认认真真考虑好要努力工作,要把美好的年华献给我们伟大祖国的国防事业;要对得起党组织对自己的关怀和信任;要对得起党和国家在经济极其困难时,还拿出适当的助学金资助他上到高中;要对得起辛辛苦苦培养关怀他成长和另眼看待他的老师们。特别是班主任王旺水老师,兄弟两人因经济困难两次辍学,王老师两次跑十七八里路到家中做父母亲的工作,使两兄弟上完初中又双双考上高中。总之一句话,在校的高才生不能是社会上的低才生。

在大批复转军人进厂的同时,空军抽出了以师政委王宏同志为首的强有力的军管人员也来到卫国厂。大批生力军的到来,使这个在“文化大革命”中深受其害,正常生产秩序被彻底破坏,亏损竟达五千万元的厂子一下子有了生气。三年多来,在强有力的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全厂工人以大庆铁人王进喜为榜样,有条件上,无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竟奇迹般的在短短的三年中扭亏为盈,使厂子每个角落都让人感到有一种朝气蓬勃的新景象。正当全厂职工甩开膀子继续

大干的时候，社会上又刮起了一股歪风：“层层揪走资派，到处抓孔老二。”那些脚踏实地抓生产的人被指责为“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政治文盲。新掀起的生产热潮又猛的凉了下来。随着军管人员的撤走，生产形势便处于低潮。正常的工作时间几乎无人敢抓生产，星期天更谈不上加班之类的事了。明天又是个星期天，不回家待在厂里干啥哩？！年轻、贤惠且极爱他的妻子明月以及活泼可爱的女儿丽苹和儿子雷明，一下子浮现在图强的眼前。回家，回家！图强连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于是甩掉毫不感兴趣的报纸，锁上早已空无一人的办公室，回到宿舍背起绿色的军用挎包，兴冲冲向三十里外的家中奔去。

一路上，图强先是快，后来腿就像灌满了铅似的越走越慢。难道今生就这样陷入政治旋涡，碌碌无为，虚度一生吗？人活到世上，就应当活得有价值、有意义，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更不会甘心情愿地一事无成，荒废一生。可眼下所处的地位和环境，自己能干些什么呢？

天已经很黑了，图强为人民能做哪些有益的事情还未想出个头绪来，村里不愉快的事情又袭上了心头。

“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八年多了，而自己离开农村至今也整整八年多了。这八年中，家乡几乎没有什变化。就拿本村来说，主要作物小麦、玉米和棉花，基本上还徘徊在一九六五年前的生产水平上，人口却由不足二百口增加到二百三十口，社员的生活水平实际上是降低了。听父亲说一九六七年、一九六八年两年干旱时，每人才分到七八十斤小麦，比一九六五年那一年少分了一半多。就拿现在来说，在青黄不接的二三月里，还要吃国家的返销粮。因返销粮不足，个别户还得七拼八凑一点钱，再偷偷买回一些议价粮才能度过春荒。

农民不给国家交粮食以支持社会主义建设，反而吃国家的商品粮食，作为农民的儿子，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心里能无动于衷吗？特别这件事，就发生在自己的村里！这怎能不叫图强心里难受呢？人民的疾苦，祖国的建设，难道熟视无睹、不闻不问、漠然置之吗？不！



绝不能！这不是图强的个性。这个当了十年的学生班长和做了一年教师的他，看见任何有错误的人和事，他总是不由自主地会上前去管管，这免不了得罪不少人，使这个初踏入这万千变化社会中的年轻人吃了不少苦头、碰了不少钉子，但他照旧我行我素，绝不悔改。

要想搞好一个现代化的大厂，对于既没有高深的文化知识，也没有现代化的管理水平和实际工作经验，一个普普通通的汽车司机、机修工人，图强实在是无回天之术和填海之力。

搞好一个小小的自然村，或许是一条可行之路吧。乡亲们淳朴、善良、勤劳、忠厚，他们最看重实实在在的东西，他们也最能鉴别什么是错误，什么是正确。这是为人民做一些有益事情最基本、最有利的条件。国家工作人员停产闹革命，有人发工资，而农民呢，一年收不下粮食，马上就要挨饿，连最起码的生活水平都达不到的他们，谁敢专心致志地进城闹革命！“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这点道理乡亲们谁不懂啊！对！对！这是一条可行之路。作为汽车司机，走南闯北，见得太多了，有的玉米、小麦长得特别好，勤学好问的图强打听过，那是种了优良的杂交种子和科学管理的结果。家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图强是太熟悉了，也深知家乡的亲人——父亲、母亲、妻子、叔叔、伯伯、兄弟姐妹们还没有过上温饱生活，想到这图强的心不知有多难受啊！学生时期，早就把雷锋同志当做楷模的他，决心有一分热，就发一分光。如今已有四年党龄的图强，怀着对家乡亲人的浓浓情感，怀着对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热爱、崇敬，凭着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责任心，凭着丰满、结实、有力的强健身体，凭着从小养成的不懂就问、勤奋好学的习惯，他相信协助一个生产队改变落后面貌是完全有可能的。

久久刻在脑海中的疑难问题，理出了满意的结果，图强不由得心情振奋、劲头猛增，一切年轻人的青春活力又充满了他的全身，“坐如钟，行如猛虎”的军人作风又充分在图强身上表现出来了，只见他快

步如飞地奔向从小哺育和生长自己的村子——上川头西村。

几十里的路上,心情已好转的图强情不自禁地反复哼唱着毛主席诗词《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图强此时此刻的心情与毛主席当年长征途中在遵义时,面对天上有敌机轰炸扫射、地上有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红军生死攸关时刻的心情一样,既沉重又豪迈。





第二章 美丽的家乡和亲人

上川头西村坐落在云头山脚下，东西走向的小流河北面的沟崖上。八米多高、三米多厚的古老的土寨子和形似猪头的云头山岭遥遥相对，因而此村又被人叫做猪头寨子。近几年人们常叫它上川头西村。寨子里住着十户人家，而大部分人家则住在古寨子东西两边的窑洞里，整个村子除寨北有几户人家和古寨子凸前外，其他东西两边几乎为一条直线。窑洞分上下两排，庄稼人的院子都是清一色的用泥土打成的三面土墙圈起来的，经济条件好些的人家盖着小房式的大门楼，安着一寸厚的木制大门；经济条件差的人家则在南墙上开个窑洞式的拱形圆门。窑洞保温性能好，所以住窑洞的人往往都爱说：“窑洞冬暖夏凉，造价低廉。”可有谁谈到在阴雨连绵的北方，秋季窑洞光线不足，被褥潮湿，通风不良而令人生厌呢！更不用说住在地坑院中的窑洞更潮湿、更黑暗。窑洞本身也有不少缺点呢！在寨墙正北面进村土路的两边仅有四座大瓦房和两座地坑院。东边的两座大瓦房是现生产队副队长积善和全旺的家，西边的两座大瓦房是今年上半年给来插队的下乡知识青年盖的，紧挨知青的房子则是生产队的队部和仓库所在地。上排窑洞的顶部是光溜溜的打麦场，麦场上堆放着好几大垛麦草，那是冬季喂牛的上等草料。下排窑洞的前面便是深十多丈的河沟，河沟里长年流着清清的河水。河水虽是那样的清澈见底，但这里的庄稼人谁也不下到深沟中去挑水吃。勤劳智慧的父老们，早就在村里打了三口井。吃井水远比吃河水更为纯净和可靠——既省力又节省时间，也不怕天阴下雨时去吃浑浊的泥水或因路滑而吃水困难。

麦场的东、西、北三面紧挨村子三百多亩水、旱地，是西村赖以生

存的主要土地了；河沟里仅有被洪水冲得七零八落的五十来亩沙土地；各小土沟里稀疏地生长着大小不等的杂树；大约和麦场呈水平线以上的沟南还有一百多亩旱薄地。要不是这流水冲击的作用，远古时期，麦场肯定和对面平地是连成一片的。这可恨的深沟，不知使这里的父辈们多出了多少力，多流了多少汗，但沟南地永远没有沟北地肥，永远没有沟北地打的粮食多、收的棉花多。

西村的东面二里左右，在羊岭山脚下的大村子是上川头中村，是大队部所在地。中村分两个生产队，二队和三队。这两个生产队，山坡地少，水地多，土地也比较平整，是全大队最富裕的生产队，一九六五年前社员们基本上达到温饱水平。中村的北面一里左右是岭下村，是上川头村的第一生产队。它坐落在大流河水库的西南面，村边的库坝正好把东面马岭山脚下的旱坡地连上，上坡地去耕作比西村好多了，村南为平展展的好水地，但近几年也年年吃返销粮，实在令人不可思议。从西村沿小流河崖上向正西走一里左右就到了小芦村，它是上川头村的第五生产队，是全大队地势最低处，但人多地少，社员的生活水平也是不高的。

上川头大队四个自然村，东高西低，被东北的马岭、正东的羊岭、正南的云头岭三面山所包围，大小流河穿境而过，五里以外才有青石大山，村边又有四百亩的清清库水相伴；这里土质不黏不沙，不碱不酸，土层厚深，是十分适合农作物生长的好地方。一到夏季，这里山清水秀，满目翠绿，野花遍地，空气新鲜，气候宜人，真是特好、特美的人间仙境！只要有正确的领导，再加上勤劳的人们，别说吃国家的返销粮，就是支持国家建设，也应该名列前茅！然而事实竟是这样冷酷无情、不尽如人意、不给人留面子，这怎能不使人脸红发烧呢？！

在这轰轰烈烈的八年中，政治宣传导向的错误，“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可以一通百通”，农村基层干部也深受其害。干部们有的是主动的，有的则是被动盲从的，在农活的大忙季节，整个白天去组织社员群众进行政治学习，去做那灵魂深处闹革命的蠢事。在这浓烈的



政治环境中去搞生产，哪能有好收成？好些干部、社员虽然内心不满，但谁都怕戴反革命的帽子，谁也不吭声——干部叫开会一天，咱就坐它两晌！

工人要做工，农民得生产粮食，解放军要练武，学生应该上学读书，这是天经地义的正事，这是最普通的常识，但为什么这最普通的道理还有这么多的领导同志搞不清呢？一个巨人晚年的错误，林彪反党集团以及“四人帮”一伙的推波助澜，真的把人们的思想弄糊涂了，使人们把生产和政治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都搞不清了。没有亲身经历那场“革命”的年轻人是真真无法理解的。

图强沿着村北的进村路直奔到寨墙前的小十字路，向西走了一小斜坡的城壕路，满脸立时就感到暖烘烘的，温度一下高了好几度，像进入另外一个天地似的。这个北风刮不进的向阳住处，图强一走到这里就有无限的亲切感、温暖感，尤其那汤面条的香气，比刚进村时更加浓烈了。早已饥肠辘辘的图强，食欲更强烈了，他那有力的脚步迈得更快了，直奔第三座院子的小圆门而去。

“妈，图强回来了。”早已盼望图强回家的明月最先发现了图强。

“二哥，你回来了。”五弟图胜起身高声笑迎。

“二哥，你回来了。”妹妹芸芸也起身笑迎。

“雷明，你看谁回来了。”大嫂桂花笑着对正在奶奶怀中吃饭的侄儿说。

“爸——爸——抱——抱——”小雷明一把推开奶奶的饭碗，猛地站起来，伸出胖乎乎的小手，着急地叫喊着扑向图强。

“嗯，回来了，回来了。”图强一面回答着弟、妹的争相问候，一面急步向前抱起还不会走路的儿子。雷明那粉嫩的胖脸立时就贴在图强的嘴上、脸上，抱住图强的脖子亲开了。

“你看，雷明对他老子多亲！真是个小白眼儿狼，这下奶奶不香了。”母亲笑着对全家说。

“快，给图强端饭。”父亲和大哥说。